

## 金桔香里话渔丰

■ 钟温妹

正月未远,元宵刚过,年味尚浓,春潮涌动。

琼州海峡的暖风褪去了腊月的喧嚣,携带着渔民开工的蓬勃气息,顺着航道吹进了这座依海而兴的小渔村——海南省临高县新盈镇昆社村。今日,我与同事阿俏一同下乡,趁着渔船回港的间隙,像往常一样开展住户调查记账入户指导工作。

昆社村委会临街傍港。车辆刚停稳,码头方向传来的渔船马达声与岸边渔民的说笑声便此起彼伏。调研员仙姐迎面走来,她手持入户指导手册,笑着说:“咱们先去桂姐家吧。她家渔船正月十四刚回港,‘小年’(正月十五元宵节,新盈俗称‘小年’)一过,渔获丰

罄,这会儿正在家整理渔网呢。”

路口那栋房子正是桂姐家。屋前的金桔树金黄饱满,枝头挂着大红灯笼;一旁粉色、紫色的绣球花开得舒展热烈,处处透着春节团圆的喜庆。旁边,还在滴水的渔网印证着刚刚结束的忙碌。“阿妹来得正好!我刚理完渔网,正准备记账呢。”桂姐性格爽朗,声音清脆。她麻利地搬来椅子,端上热茶,开心地说道:“今年行情好啊!你看,这次出海收了一网又一网海鲜,刚一靠港就被抢光了。我刚打开‘e记账’一笔笔对账,正发愁怎么记清楚,你们就来了!”

桂姐熟练地打开“e记账”APP,屏幕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这几天的收支:售卖新鲜捕捞鱼类的收入、鱿鱼收入、皮皮虾收入,以及渔船雇工费支出;购买

汤圆、元宵灯笼等节日消费支出……她一边让我们查看记录,一边笑着念叨:“出海后开销大,修船、买米肉水果,还有孩子新学期的学费,哪哪都要花钱。多亏你们教的办法,不然这么多账可真算不清楚。”

阿俏耐心地指导桂姐校准账目,特意叮嘱要区分“新鲜捕捞产品收入”与“渔业加工品收入”,并补充交易时间、品类等备注信息。“年后是捕捞旺季,阿俏一边操作一边嘱咐,“出海前购买的日用品和食品属于家庭日常支出,回港后的渔获售卖要及时记录,每天坚持记就不容易忘。”桂姐频频点头:“听阿妹的话,我一定天天记、记准确!”随即又腼腆地笑道:“自从养成记账好习惯,我爱人都夸我会管账了。一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了解家庭收支,心里有账,

生计不愁。”

桂姐越说越兴奋:“现在的日子过得有奔头!不少过年回来的人,都特意买点干货带回城里。你看我家的小鱼干,去头去肚理得干干净净,年前的存货基本卖光了,这些我都记下来了。”她望向海港,眼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辞别返程时,夜色初临,金桔飘香,海风扑面。近处的路灯次第亮起,与远处码头渔船上的灯火交相辉映。此刻,我对基层统计工作有了更深刻的感悟:那些记账本上流淌的数字,不是冰冷的符号,而是渔民生活奔头的真实写照,是渔家儿女耕海牧渔的汗水与收获。我们基层统计员,透过数据见证了这个小渔村由贫变富、向好的变迁,也将见证更加红火的未来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临高调查队)

## 老照片的记忆

■ 宋继忠

假期带着妻儿回家,窗外年味正浓,屋内灯火温软。围炉闲坐间,父亲谈起往事,起身从书柜中拿出几叠相册。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,便顺着微光缓缓流淌开来。

最先翻开的,是父母年轻时的合照。那是他们三十出头的模样:母亲齐耳短发,一身素净布衣;父亲穿着泛白的西装,梳着时髦的发型。他们身后是乡镇小学的大门,两人眼神清亮,笑容恬淡。母亲笑着回忆,这张照片是当年她缠了父亲许久,才特意去镇上照相馆拍的。彼时他们表情紧张又拘谨,连笑容都带着几分青涩。如今再看,当年的年轻小伙早已鬓角染霜,过年时还得特意染发遮盖;母亲的眼角也添了许多细纹,可说起那段时光,她眼底依旧藏着不曾褪去的光亮。我低头看了看父亲翻着相册的手,手背上不知何时也隐隐有了几颗岁月的印记。

相册里最珍贵动人的,要数那张全家福。画面中,父母站在我们身后,手轻轻搭在我们的肩头;我们姐弟仨坐在前排,穿着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衣,眼神懵懂且欢喜。照片里的老屋尚在,砖墙青瓦,木窗木门,默默守护着一家人的团圆。那时的日子不算宽裕,粗茶淡饭,布衣蔬食,可一家人围坐相伴,便是最踏实的幸福。母亲笑呵呵地指着我的衣服说:“当年家里没给你买毛衣,是用你姐姐的红毛衣改小给你穿的,拍照那会儿你还在生气呢!”

还有几张我们姐弟儿时的旧照,藏着最纯粹的童年记忆。或是蹲在门槛上摆弄石子,或是在菜地里择菜摘花。没有琳琅满目的玩具,没有纷繁的电子产品,一根糖葫芦,一张新年画,一顿年夜饭,便足以填满整个童年的欢喜。母亲轻声念叨着我们幼时的趣事,那些她不曾言说的牵挂与付出,都藏在一饭一蔬、一句叮嘱、一张旧照里,成为我生命里最初的温暖底色。

时光匆匆,岁月悄然更迭。照片里的长辈渐渐老去,孩童长大成人,不断有新成员加入,但唯有家的温度,始终未曾改变。一张老照片,便是一段时光的切片,一封无言的家书。它不声不响,却记下了岁月变迁,记下了亲情绵长,记下了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暖。春节团圆,从来不只是一顿年夜饭的相聚,更是与旧时光的温柔相遇。这些藏在相纸里的爱与牵挂,如同冬日里的暖阳,静静地守候在往后人生的每一个路口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永丰调查队)

## 春光正好

朱杨峰 摄



## 糝香暖琅琊

■ 张怀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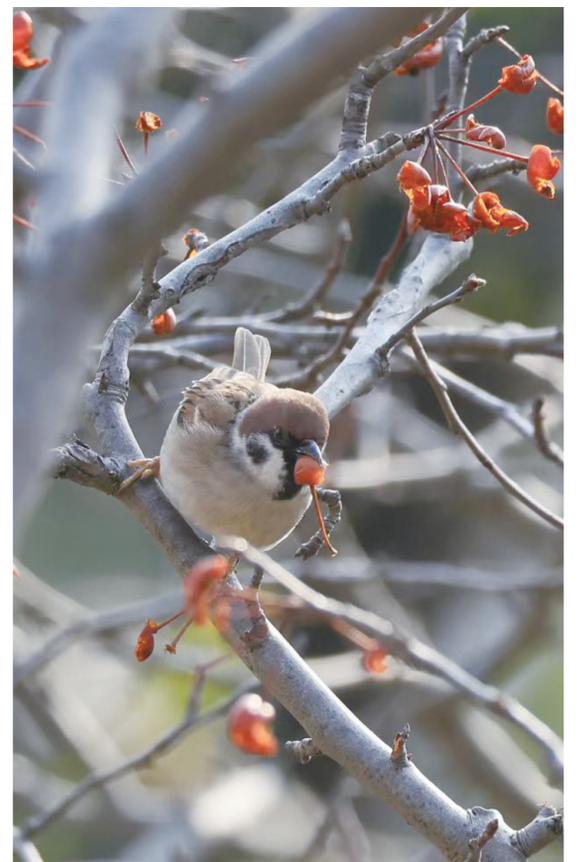
丙午马年正月,晨寒还没散,琅琊大地上,霜气清清冷冷,却挡不住一缕糝香,钻过门缝,飘在巷子里。这是临沂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。

天还没亮透,街巷浸在凉丝丝的晨光里,街角剩着点残雪,配着檐下没摘的红灯笼,春节的热乎气还没全散,早起的人已经动起来了。最先醒的是糝馆,昏黄的灯亮着,铁锅里咕嘟咕嘟响,声响很匀净。店主们歇够了年,早早支起炉灶,挑块好牛肉切薄片,和淘干净的麦仁一同下锅,放几粒八角、大块桂皮、几片良姜。只用文火,慢慢煨着,不催不赶。火大了,糝就算淡;火小了,又熬不出劲儿。就像临沂人,性子实,不张扬,做事稳稳当当。

粗瓷海碗端上来,烫得人手一缩,又舍不得放。汤汁稠稠的,麦仁熬得烂熟,和汤融在一起,牛肉片沉在碗底,撒一把碧绿的茼蒿,顿时就亮堂了。低头喝一口,温热的汤带着点辛香,从喉咙一直暖到肚子里,晨寒顷刻就散了,额头上冒出些细汗。围着桌子坐的,有务工的,有上班的,一碗热糝,一根油条,不用讲究,吃下去,心里就踏实。新一年的盼头,也都在这简单的一口里,还有对家乡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挂。

熬糝急不得,得慢。老师傅守着锅,文火慢慢煨,熬出的是地道糝香,也熬着我心里的乡愁。这糝香飘满街巷,是临沂最实在的烟火气,暖着这正月的琅琊,也暖着每个归人的心。这便是家乡最朴素的幸福,最踏实的希望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临沂调查队)



## 红果

马思蕊 摄

## 开花的树

■ 檀文涛

新疆的冬天寒冷又漫长,一切都厚厚的积雪掩盖着,唯有树不一样。一棵棵像是开出了满树的银花,它们是那么美丽又平凡。

少年时代总是相信,离别只是一场长长的梦,睡醒就能再相见。家乡的门前就曾有一棵桃树,春天一到,枝头就会爆出粉红与洁白的花团来。那花开得那样热情奔放,像青春一样毫不掩饰自己对世界的热爱。花开的日子像是节庆,蜂蝶来了,孩子们嬉笑着追来追去,连日子都变得温热明净。可是春天走时,花就匆匆谢了,仿佛从未热烈过,只留下日渐繁茂的叶子。年复一年,我仍是个小小少年,看着桃花树开花落,却未曾认真想过:那些随风而去的花与春天,后来都去了哪里?

再长大些,院子翻修,桃花树被移走,取而代之的是一株桂花树。那花开得很小,藏在层层绿叶后面,不喧闹,不急躁。可是秋天一来,尤其在某个微凉的早晨,一股清冽馥郁的香味就顺着风悄悄漫进屋子,教人忽然发觉:桂花已经开得很好了。那时候,我已不再是孩子,渐渐明白了很多离别并不会在下一个春天重逢。就如桃花逝去,桂花会来,可是那个年年在春天里的自己,早已长成了另一个人。

人生其实和一棵树一样。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时节,不疾不徐地等待着自己的绽放。有的早早开满绚烂,有的久久隐藏芬芳。而我仿佛总是站在风里,守着一枝一叶的时间:太过温顺的性子,开不出整树如火的桃花;太过普通的骨子,亦炼不成沁人心脾的芬芳。

所以在这样一个西北的冬天,当我举目遥望那银

装素裹的原野时,看到一棵棵披上了满身银花的树。这花开得不像桃那般火热,亦不像桂那样暗香浮动。它是风雪塑成的,清冷而静谧,无需蜂鸣,也无需注目,就那样自顾自地绽放着。或许,这一树的银花,从来就不是为了谁的赞美而开的。它只是借着西北漫长的寒冷,向自己证明着一种存在:一种不必张扬,亦不可忽略的美。

风依然从远方的原野吹来,掠过树梢时带起银雪,闪烁着微光。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生命路上或急或徐地走,每棵树也守着各自的季节、各自的花期,该开时开,该落时落。而我,或许也像这披满银花的树一样,不再急切地去找寻热烈与馥郁。只愿在某一个风与雪共织的季节,能为我披上一树的银白,让我也能在最沉寂的时节里,开出寂静也璀璨的、属于自己的花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乌苏调查队)



## 傲雪凌霜

郑庐山 绘